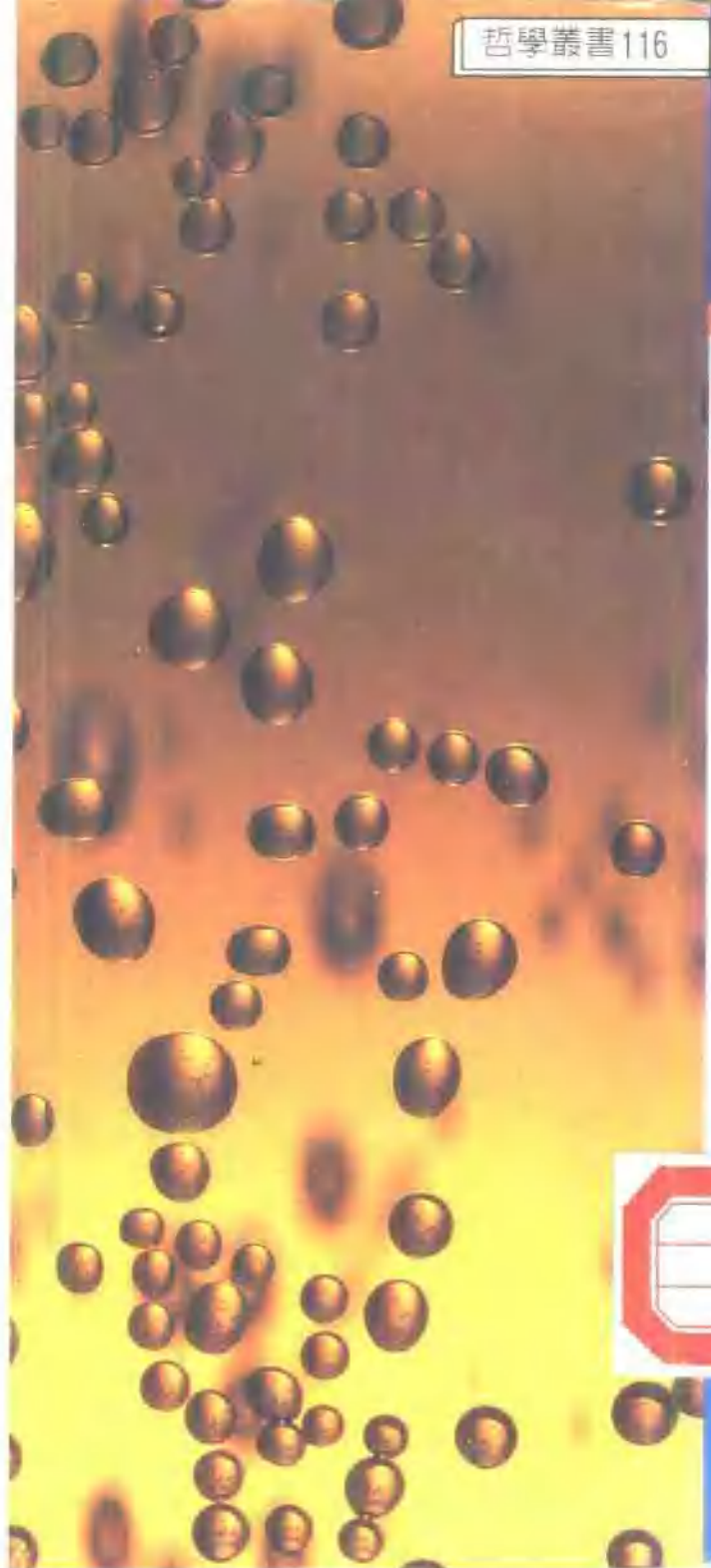


消蝕或轉化？

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

陳允凱 編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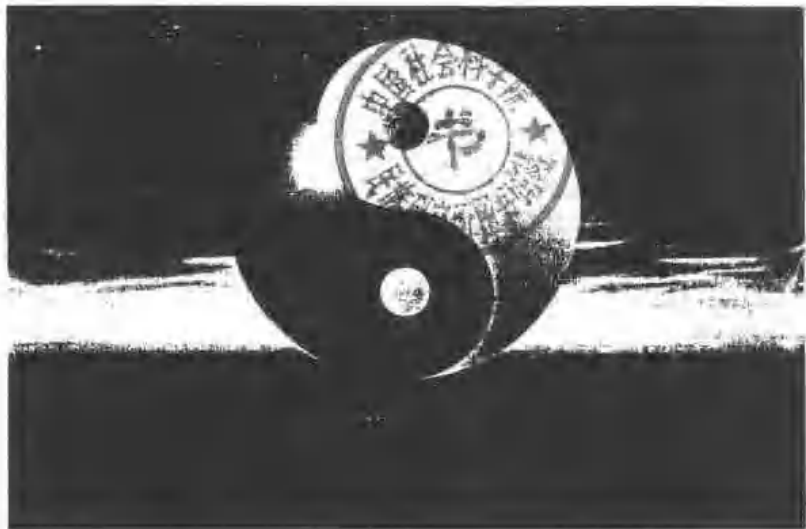
R2
C633

哲學叢書 116

消蝕或轉化？

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

陳允凱 編撰



水牛出版社/印行



0070487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消蝕或轉化？：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陳允
凱編撰．--初版．--臺北市：水牛；民86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599-586-4（平裝）

1.哲學—中國

120

86007387

消蝕或轉化？ ——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

著者	陳允凱
發行人	彭誠晃
主編	蔡春桂
封面設計	陳雨辰
出版者	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金山南路一段135號2樓
電話	3210757
傳真	3217119
郵政劃撥	0013932-1號
戶名	水牛出版社
初版	中華民國86年7月30日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0628號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1996 By The Buffalo Book CO.

（本書如有缺頁、漏印、倒裝等情形，
請寄回本社，並附上寄件人姓名及住址，
以便更換新書。）



作者近照

陳允凱先生在台北市新聞界工作將近四十年。筆名蔚青，常寫方塊文章，也有新聞方面之譯作。本書是他在退休之後的作品。

順道中國歷史脈絡的發展，每一時代，均有其獨特時代的學術特徵與文化特色，一路行來，直至現代，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能否轉化成現，正是本書探討的重點。

而近來中樞秉政者倡議「心靈改革」，使得本書更具有時代的意義。

水牛出版社 NT260

ISBN 957-599-586-4



12117



9 789575 995867

自序

陳允凱

早年我在大華晚報工作時，早就打算在退休之後，寫一篇有關國人宗教信仰的新聞特稿，希望在大華晚報副刊上發表。民國七十六年，我以撰述委員退休，一方面仍為大華的「淡水河」副刊寫「河邊閒話」，一方面就開始做準備工作。誰知我的新聞特稿尚未動筆，大華晚報在民國七十七年底就停辦了。我雖然有些失望，還是經常上圖書館收集有關資料。直到民國八十年，才決定把原來探討國人宗教信仰的問題，改為探討中國文化傳統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是否能轉化成成功的問題。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我只是一名退休的新聞記者，僅僅懂得如何找尋資料，如何運用資料，所以在體裁上仍然保持新聞特稿的方式，否則，就不守本分了。

在寫作過程中曾易稿多次，可是在事後閱讀時，總覺得不夠周全。譬如：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主流，關於這一條主流在時間變化中的發展情形，在書中雖隱約可見，但是不夠明顯。耿修業先生為本書作評鑑時即曾指出此一缺失，現在只好在此序文中說幾句補充的話，作為對讀者的一個交代。

從學術傳統的觀點來說，中國經學之承傳，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個時期：在孔子之前或周時代，為「儒氏」之道——這就是《周禮·天官·太宰》篇上所謂「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名」的「儒」。孔子以後為孔門六藝之教。嗣後，六經之學輾轉傳播，遂有南北之傳，齊魯之分。因地緣之不同，性格之差異，乃沾染雜學，攙入了陰陽家、五行家，乃至方士神仙術數的思想。兩漢之際，號稱經學時代，經有今古文之分，而魯學中衰，齊學盛行。經學南傳而楚學漸興。齊學富方士術數之色彩，楚學有道家老莊之思想。漢末以至魏晉，楚學獨秀，相率以子解經。換一句話說，是依據子學為中心而形成另一學統，替代北方奉行師法、家法的經學。隋唐時代，經學止於注疏，佛學盛行海內，五代之亂後，宋儒在做人方面建立道德人格，以挽救人倫之衰微；於為學方面在恢復學術正統，企求銜接先秦之儒家思想（見方東美《新儒家哲學十八講》頁七一）。

儒家思想有兩個主要根源：

其一是殷商流傳下來的上古文化，主要的典籍是《尚書·洪範篇》，所以也可以稱為「書經文化」。《洪範篇》是商代遺老箕子口述大禹獲自神意啟示的神權政治寶典，可以說是中國的《啟示錄》。《洪範篇》有九疇，「皇極」一疇居於中心地位。「皇極」兩字，從《爾雅》到漢儒都解作「大中」。而「大中」可作多方面的解釋。從宗教方面來看，它代表

我國上古社會的一個符號，猶如中國傳統建築的屋脊。在屋脊這一邊我們一目了然，是一個理性清明的世界；屋脊的那一邊根本看不到，即使看到了也看不透，那是屬於原始神祕的宗教生活領域。不過，我們必須了解，屋脊這一邊的理性世界，卻是從背面的神祕世界中蛻化而來，只是神祕已經成為理性了。在這個原始宗教世界中的精神主宰，在《詩經》中稱為「昊天上帝」。以時節而言，昊天代表春天，所以中國上古先民的昊天上帝象徵普遍的光明，是使生命欣欣向榮、向前發展的精神來源。那就是說，《詩經》所反映的時代——據近人李辰冬教授的研究，是從周宣王三年（西元前八二五年）到周幽王七年（西元前七二五年），前後達五十年——已是一個清明的理性世界。

假如透過哲學來看，漢儒所解釋的「大中」，就是《周易》裡所謂「大中以正」的「大中」。「大中以正」一詞不知出於《易經》何處，但是「大中以正」的精神，卻瀰漫在《象傳》及《大小象傳》的字裡行間。這是周人所熟悉的辭彙。

「大中」兩字也可視作道德世界裡的最高「正義原則」。（洪範篇·皇極）中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這一段話就足以顯示出這一個符合正義的價值標準。而這個價值標準，也就是「大中以正」的「正」字。

概括說來，「尚書文化」傾向於守舊、復古，而且宗教的成份相當濃。原始的儒家對

，尚書文化——是述而不作，這就是說，他們只是在意識上承受遠古遺留下來的，那個傳統——宗教力量。

方東美先生說，從宗教觀點來看，去創造萬物，對於它所創造的東西，就要做主宰。假如宗教權力無限擴張，就會威脅到人類的精神自由。像印度的婆羅門思想就有如此傾向。希伯來文的宗教思想，從舊約詩篇和約伯記看來，並不過份貶抑人性。自西方的基督教國家（Western Christendom）形成之後就不行了。關鍵在保羅的解釋，在他的著作中，總是要從人類的渺小來顯示上帝的偉大（見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頁二三二、二三四）。錢賓四先生也曾說，歐洲中古時期有許多大教堂，宏麗瑰偉，不論教徒非教徒，只要一番瞻仰，敬心油然而生。而耶教的新生命新精神，也不能不說走上了下坡路而逐漸萎縮了（見錢穆《中國歷史精神》頁一四八）。

其二是姬周原有的「周易文化」，由孔門師弟透過象傳、大小象傳、文言傳、繫辭傳等，予以哲學解釋，就有了哲學價值，把整個宇宙秘密、人生過程，展開在時間的變化、發展、創新、興起之中，所以儒家之信而好古，只是在文化的憑藉上找一據點，把握住之後，就將其思想展開在時間之流中，向前創造、創新。這是進步的一面。可是傳到了荀子，他了解這一點，才會主張性惡，導致漢儒思想的萎縮。

孔孟的思想，在春秋戰國時代，和老莊、墨翟的學說一樣，都只是一種顯學。到了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此，儒家的《尚書》、《周易》、《禮記》、《詩》、《春秋》都被尊稱為「經」了，而老莊的思想只能稱為諸子之學。

漢朝立五經博士，傳播今文經學，這是官學。漢初嚴守的「師法」與「家法」已名存實亡。官學是利祿之源，成了儒家墮落的淵藪。另一方面，博士們傳授經學，側重於儒家保守性的傳統，忽略了創造性的傳統。漢代的易學，雖有宗魯學的費氏易，仍以齊學最得勢，因而把易學變成了方士的讖緯之學。

民間的私學傳授古文經學，經師們作訓詁，解釋文字、名物、制度，形成章句、訓詁的學風。東漢末年，古文經師鄭玄網羅眾家，遍註群經，會通今古文經學，是漢朝最後一位經學大師。概括地說，兩漢的經學，只是守章句、解訓詁，而對於經典中的「微言大義」，幾乎繳了白卷。所謂「微言大義」，就是經典中的哲學思想。

方東美先生說，漢儒董仲舒、班固之流，無條件地接受了遠古遺留下來的那種宗教力量。這一種思想在中國說起來，始終是一個精神壓力的來源（見《原始儒家道家哲學》頁二三三）。

細看宋代新儒家每一位的經歷，幾乎都受佛道的影響，如程明道受華嚴宗的影響，朱子

受禪宗的影響，朱子的易學卻是齊學。所以，宋代的新儒學不是道地的先秦孔孟之學。但中國的哲學，一向重視「旁通」，我們不妨從這一個角度來看宋代新儒學。

這些講究理學的新儒家過分執著於理性，而「理」是外在而先定的，中間插不進意志與情感，因此在情感情操生活方面很貧乏。但他們都是正人君子，面對現實世界的罪惡，不免憤世嫉俗，產生道德偏見，多少有些違背原始儒家的忠恕之道。這和道家老莊思想也不同。道家超脫解放的精神，不是參與世界上一切的權力鬥爭，也不是在無邊的痛苦經驗中掙扎求生存，而是鴻飛冥冥，進入詩的境界，歷覽宇宙間瑰麗美景後，回顧塵世，一切痛苦與罪惡都可以寬恕了，而且把這罪惡世界點化成藝術上的純美世界。

道家有高超的審美觀念，孔子也有類似的觀念，他是透過詩的語言來看宇宙人生，而講理學的宋儒似乎不好此道。幸好，宋代的開國之君趙匡胤把「優禮士人」懸為「一家法」，因此有宋一代，大臣多飽學之士，知識份子受到相當敬重，產生了許多大詞人，改變了唐末遲暮柔靡的詩風，擴大了詩的境界，藉以表達宇宙人生一切事相與意義。再加上宋代造型藝術的畫家，有第一流的天才，把宇宙點化成為至高無上的純美世界。於是，畫家與詞人共同參與化育，盡了改造世界的責任。然後在這個世界中，「美」已經變做「倫理價值」。因此，從北宋中葉直到南宋，只要懷抱著道德價值的理想進入這個世界，就能立即和藝術上美的境

界聯貫起來。北宋的理學在當時能興盛的原因即在此。

先秦儒家講「天人合德」，漢人講「天人合一」，宋代理學家講「天人不二」，道家莊子則講「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這一種和宇宙同體的精神，完全是從藝術的審美情緒中自動抒發出來，並非僅僅從乾枯的理論中推論而得。儒家、道家這兩種思想一結合，使得宋代理學家的學說特別親切、感人。所以方東美先生說，中國文化的決定因素，是藝術與哲學。

北宋的理學到了南宋、明代，有一支發展成了心學。從明末到清初，宋明理學的程、朱和陸、王兩個學派，在哲學層次上的爭論，形成「心性難明」，不能獲致結論，因而在乾、嘉兩朝吹起了研究經學之風。清儒不走形上之學的途徑，而著重「道問學」，始於「聞見之廣」，終於「心知之明」。這是當時的代表人物戴東原的學說。他研究經學，在義理與訓詁方面，在程序上雖有變化，到了晚年仍以義理為先，且曾批評宋代理學家的義理，但是他的成就還是在考證訓詁方面比較有分量。

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屢與文字之獄。所以牟宗三先生感慨地說：「講理學講到劉蕺山就完了，滿清入主中國以後就不能講了……」方東美先生則說：「清朝中葉以後，哲學死了。此時接觸西方思想，科學唯物論便乘虛而入。正如漢代不重原始儒道思想，印度思

想便乘虛而入。清代哲學表面上看來是死了，其實它是受到新刺激，在一兩百年來（按：此一「來」字，可能係「內」字之誤），會再有新的高潮，決非膚淺的西化論者所能預料。」這是方東美先生於民國六十二年九月至六十五年九月間在輔仁大學講學時說的話。

近來，國內中樞東政者倡議一心靈改革，使得這一本書更有時代的意義。清人曾文正嘗言：「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大之心所嚮而已。」這是屬於敦化的大德。我所做的，只是一個新聞記者，在退休之後，對於社教方面提供一點微薄的貢獻而已。

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廿日

目錄

自序	一—八
壹、導言	一一—一八
貳、中外史家之言	一九—二〇
參、先秦時代儒家興	二一—六九
肆、從魏晉到唐朝——佛教的時代	七一—九三
伍、唐朝以後的道教和儒家	九五—一〇六
陸、宋明理學時代	一〇七—一五五
柒、清代盛行考證訓詁	一五七—一六五
捌、西方文化東來的軌跡	一六七—一八三
玖、中國知識份子的反應	一八五—二四二
拾、結語——消蝕或轉化？	二四三—二六七

拾壹、後記	二六九
主要參考書籍目錄	二七一—二七三
索引	二七五—二八二

壹、導言

大約在民國卅六年（西元一九四七）的時候，國畫大師張大千曾在上海舉行一次畫展，可謂轟動一時。筆者也曾抽空前往觀賞。展出的作品，以臨摹敦煌石窟壁畫的非賣品居多，但筆者印象最深刻的卻是一幅孩童放風箏的工筆小品。畫面上看來很單純，左上角是一隻迎風飄揚的風箏，右下角是放風箏的小孩，一臉的歡欣，高舉著右手，手中牽著一條線。這條繫著風箏的線，是用淡墨勾勒出來，所展示的弧度非常自然，從頭到尾一氣呵成，看起來真是美妙。假如在運筆時稍有凝滯，墨色就顯出深淺來了，筆者所欣賞的就不是這一條風箏線，而且認為張氏的功力，就在這兒了。民國七十七年，筆者從新聞界退休之後，看了幾本有關儒家、道家思想的書籍，才知道像這樣的一幅兒童放風箏圖，背後還存有哲學的意味。

欣周先生注：造化力即宇宙之本體或本性。

以「生命哲學」馳名於世的方東美先生說，唐代大詩人李太白，從藝術方面的情調看起來，處處都是道家的情調，但是他的精神卻是儒家的精神。他有兩句話：「攬彼造化力，持我爲神通」。攬彼造化力是什麼呢？就是周易裡面所講的乾元、坤元、大生之德、廣生之德的樞紐。將這個宇宙創造的樞紐，把握在自己的手裡面，然後再從事生活、從事創造，就可以顯出創造的神通，這是原始的儒家精神。

現在再仔細想一想張大千大師的那幅孩童放風箏圖，就可以感覺到宇宙間神奇的創造力就表現在繫著風箏的那條線上，而線卻掌握在小孩的手中，這豈不是「攬彼造化力，持我爲神通」那兩句話的寫照嗎？（見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頁一〇——一一、頁一七七）一幅孩子放風箏圖經過方東美先生的詮釋，就有了哲學意味了。我們的精神世界與現實世界是「不即不離」的。

李太白是盛唐開元至天寶年間的人，當時道教成爲國教，印度傳來的佛教方興未艾，相形之下儒家思想衰落了。像李太白這樣富於道言情調的大詩人，卻懷有儒家的創造精神，的確難能可貴。和李白同時代的詩人王